

著平詠徐

涯生者記的我

行印 局書生學 灣台

26 苑書生學

學生書苑

26

我的記者生涯

徐詠平著

學



印行

學生書苑
26

徐詠平著

我的記者生涯

我的記生涯

我的記者生涯

著者：徐

出版者：臺灣學生書局

代表人：馮愛

發行者：臺灣學生書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五〇號
郵政劃撥帳戶二四六六號
電話：三三二一四〇六九七七

定價
精裝
平裝
新臺
\$40.00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八月
內政部核准登記證為內版臺業字第〇八四號
0021

必印翻・有所權版

年最
九局
十本
六以
自價
價定
書其

我的記者生涯

目次

廣西・重慶・臺南·····	(一)
做報經驗談·····	(八一)
劉承司的故鄉——田東印象記·····	(九一)
百色百變·····	(九七)
回頭水·····	(一〇七)
幾乎斷「炊」·····	(一二一)
我用在南部版的心血·····	(一二七)
可以公開了的秘密·····	(一三五)
有苦難言編副刊·····	(一四七)

祝「華副」•談副刊.....	(一五三)
「中華週刊」一百期：說從頭•話今後.....	(一五七)
「中副」的昨日和明日.....	(一六三)
「雙十」的回憶.....	(一六七)
筆重千鈞耕不深.....	(一七五)
寫完了「報業經營概論」.....	(一八三)
溫故知新寫小書.....	(一九一)
談「出書」.....	(一九九)
與貝克先生論華文報紙.....	(二〇七)
作者附言.....	(二一五)

廣西 · 重慶 · 臺南

(一) 重慶到梧州

民國卅二年八月十九日下午三時，我奉到我們——教育部次長余井塘先生的通知，去其辦公室一談。那時我在教育部的職務是編輯，主編「學生之友」月刊。全部有八百多人，非有要公，部次長是難得召見的。懷着疑慮的心，準時到了余次長辦公室。他拿出一封信給我看，原來是中央宣傳部新聞事業處長馬星野先生寫給他的，要派我去廣西辦報。看完了信，正思索如何答覆這一問題，余先生慈祥的笑問：「你願意去嗎」？我說：「讓我考慮，考慮」。他說：「你去重慶，談談看吧」。

翌日上午，從青木關——教育部所在地到重慶。先去中宣部看馬處長星野。一見面他就告訴我廣州中山日報梧州版要改組為廣西中央日報，直屬中央，要我去接辦，同時重慶中央

日報昆明版亦改組爲昆明中央日報，已決定派錢滄頌爲該報社長。以我的學識與經驗，擔任報紙的編輯，也許尚可勉強對付得過去，當社長，何況又是去以「排外」著名的廣西去獨當一面？馬處長也許看出我的心情，就說下午見了部長再商量吧。新聞處專門委員兼指導科長錢滄頌勸我去，並且把梧州版的情形大致告訴了我。

回到渝部——那時教育部在青木關的稱青部，在重慶市的稱渝部——喫中飯，很多人都知道我要去廣西辦報了。原來他們在渝市的同仁早已獲悉。下午又到宣傳部，由馬星野處長陪同晉見部長張道藩先生。張先生見面第一句話就是：「我要你去梧州辦報，有什麼困難我支持你」。隨即下了條子，交給馬處長。又說：「我知道你在教育部的工作成績不錯，年輕人要出去磨練磨練，擠在大都市，人才濟濟，是很難出人頭地的」。又說：「你明天去看看程、董兩位副部長」。似此情形，無法亦不敢推辭了。但我立刻想到一家人去梧州的旅費問題。此外還有許多未了的手續。張部長又說：「有困難同星野商量上簽呈來，我一定替你解決」。辭出後，馬先生的第一句話是「恭喜」！

兩人一同回到茅草頂，三和土平地的平房新闢處，大家圍了來，有人憑部長的手令去辦稿，有人調卷給我看。管理科長凌遇選，考核科長孫義慈，指導科長即將出任昆明中央日報社長的錢滄頌，總幹事張育德，都分別來說明梧州版的編制、人事、經費、設備，並找出梧州版給我看。這樣，一個下午很快的過去了。夜與趙漢野長談，他也鼓勵我。

翌日上午，再到中宣部。馬處長問我有什麼困難？我懇切的說了三點：①經濟上，我因為才生了老二，窘迫異常，實在籌不出路費。②我不能單槍匹馬去這人地兩疏且外省人不易立足的廣西去辦報。③我只有編報與寫文章的經驗，擔任社長恐怕幹不了。關於人選問題，馬處長說梧州版的人手單薄，版面凌亂，遠在前線，就地取才很難，應該帶人去，何況原任主任、主編、經理都決定回韶關總社，更非帶人去不可，他可以替我物色。至於錢，可簽呈請部裡借若干。既然張部長決定要你去，就不必怕。下午他又派人陪我去見了副部長程滄波先生，又去巴蜀中學國際宣傳處見了副部長董顯光先生。程滄波先生送我一部「滄波評論集」，使我以後寫社論時有模倣參考的機會；董顯光先生要我注重國際新聞，養成我多讀國際版的習慣。

第三天「組閣」完成，約請董品禎為總編輯，李見祺為總經理，謝開傑為總務處主任，武月卿為資料組主任，又借到五萬元旅費。第四天去見了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先生。又在中央各有關部、會、處訪友請教、搜集資料，帶去了「新聞事業法令彙編」等參考書籍。第五天回到青木關。妻正感焦慮，但已知我欲去廣西。其時，我的老二，也是長子文中，才出生兩月，老大長女麗蓮才八歲，妻有怕長途旅行的經驗，並且缺乳要餵奶粉，大家不禁又對這堆破爛的行李發愁。然而，派令已下，錢又借到，人亦約好，不能不去了。一直忙到九月五日，辦完了教育部的離職手續，算清了各處應取的稿費，接洽好郵政汽車，一家四口，直

奔梧州，於九月卅日接事。

凡是抗戰時在西南大後方跑過公路的，現在臺灣坐着直達車在平坦的路面奔馳時，必會領悟到我們對日苦戰之所以終於獲致最後勝利的原因，全國上下都能喫苦！這段自渝抵桂的旅程不必描述了。那年九月十六日到柳州休息二天，痛快的喫魚，這在重慶是喫不起的。又買了許多書，尤其有關廣西的書。從「民團編練」到「三自政策」，從「建設廣西、復興中國」到處樹立着的大標語，在書本中，在對友人的談話中，逐漸了解這當時名滿天下，自負不凡的對我十分陌生的廣西省。

十九日自柳州搭火車於夜九時到達桂林，住在環湖附近的一家旅社。第二天在路上巧遇先我出發的董品禎，於是同去拜訪了桂林的各報。而今在臺灣當時在桂林的報界友人，尚有謝東閔、丁作韶、王德馨、程曉華、沈秋雁、易家駁等諸先生。又去皇城拜訪省政府各廳處長。第三天宴請桂林同業，因為有許多事要託他們幫忙。事後大家的錢都快完了，幸而丁作韶博士開着前導書店，掛牌做律師，兼掃蕩報主筆，又在西大兼課，經濟上大有辦法，向他借了三千元始得到梧州。民國廿九年，丁作韶在重慶益世報任主筆，我編三版，有此交誼，故敢啓齒借錢。

廿二日在漓江口包了一條小船，我一家四口加上董品禎，沿漓江過陽朔直下梧州，於廿九日黃昏到達廣西門戶的大城。一路上山光水色之美，每日晨光曦微中向漁船買到新鮮魚

蝦，喝着三花酒，而今回憶起來，滋味真是無窮。這次是我第三次過桂林，却是首次過陽朔。確是名不虛傳，山水甲天下。讀過人文地理的人，即使淺薄如我，看到那矗立而各不相連平地直上的尖山，奔流湍急很少迴漩的綠水，加上在廣西七年的體會，桂人倔強，對內不很團結，人情淡薄，立刻就會感覺到的。——希望在臺桂省友人原諒我的直言。

民國十二年八月，國父在穗手創「廣州民國日報」，爲國父在革命策源地手創的三大事業之一。民國二十五年，粵省還政中央，改名「廣州中山日報」。二十七年十月，日軍侵略廣州，中山日報隨省府遷韶關繼續出報，一部份沿西江遷梧州，於是月十一日創辦梧州版。民國卅二年二月，依照中央修正通過的「中央直屬黨報組織規程」的規定，中央在各省的直屬黨報，以辦在該省境內爲原則。因此，各地日報均獨立而直屬中央。由武漢日報分家設在貴陽的貴陽中央日報，尙遙制設於恩施的武漢日報，亦改屬中央。中山日報梧州版同此原則改稱廣西中央日報。該版原任主任唐碧川請辭回韶關總社，故中央派我爲首任社長。

「中央直屬黨報組織規程」修正後的另一特色爲總務部門獨立，不再屬經理部，稱爲總務處。使總經理專心業務的發展，不爲事務所困擾。總務處主任管理事務，文書，出納，保管，似爲後方勤務部。前者專事業務，如何更加賺錢，後者專司事務，如何更能節省。既互相制衡，又可互相輔助，開源節流，雙管齊下。這制度一直沿用到大陸撤退。在我個人的經驗來說，其優點是值得保持的。又，採用社長制，社長又爲發行人，對外負法律責任，對內

負行政責任，且使編、經兩部平行發展，使編務與業務配合。

九月卅日下午接收了梧州版。當天晚上編十月一日的廣西中央日報，發行號碼仍照舊，只改換了報頭與發行人。我寫了一篇「爲本報改組告讀者」的社論。謝開傑說，紙張沒有，油墨只剩半桶，宵夜的米要臨時買。幸而李見祺和謝開傑是廣西人，會說廣府白話，向外賒了來。向中央宣傳部借的旅費分給五人用，都早已用完了，自己的稿費也墊上了。還欠前導書店三千元。急得發愁。但終於出了第一張報，紙是那末潔白平整，油墨是那末香人欲醉，宵夜的瓦煲粥拌鹽而食，連盡三碗。這可紀念的令人終生難忘的一天，廣西中央日報問世了！看完第一張報，懷着一顆興奮的心，拖着疲倦的身心，於凌晨回家，倒頭便睡。

一日上午來社翻看交代清冊，令人大爲驚訝的是設備如此簡陋：只有一部十六度平版對開機，八千磅鉛字，一把人工截紙刀，六付字架，三張拼版枱，五十冊圖書。沒有鑄字爐，沒有澆版機，一粒銅模也有。缺字要刻。重慶寄來的人頭、地圖紙型，自己可以澆成鉛版。字粒已極模糊。平版機活版印刷，每天八千多份報紙，我不但不能責怪前任的因陋就簡，反而佩服他們從廿七年十月維持到今天，而敵人離開報社所在地的梧州只有卅四小時的路程。

幸而報份門市是現批的，訂戶是先付費的，外埠十天一結，廣告多半是門市廣告，機關公告也沒有現在那末繁複的會計手續，刊出後即付，長期廣告一月一結，所以當日營業收入足夠購買明天再生產的材料與物料而有餘。其次，中央直屬黨報依營業狀況分爲甲、乙、丙

三級編制，員工的新津米代金，可預撥三個月，且依編制人數發給。是年十至十二月的錢，中央接到我的到職呈文後即於十月中一次匯到。報費調整為每份一元，廣告費亦加一倍每行四元。如此一來，營業收入增加，經濟情況好轉，還清了債，年終尚有盈餘，贖足三個月的材、物料，員工還加發一個月的新津。

但設備還只有一部對開機，却換鑄了全部新聞字和標題字。

(二) 西江行一月

卅三年開始另租桂林路五層大樓為編輯部與工廠及單身宿舍，經理部則仍在大中路廣西銀行對面。前者一週警報即可向北山疏散，後者即可奔入七層鋼骨水泥的廣西銀行地庫。

梧州當時有三家日報，一為梧州日報，社長為陳炎（在港），總編輯為現在香港常寫小說的鄺海量。一為四開的新人報，社長為梁升俊（在港一度搞第三勢力，寫過一本「李宗仁與×××」的小冊，現情況不明），總編輯為筆名馬兒的李筱生，另一即為本報，發行網和通訊網都健全，發行居首位，廣告多半送上門來。因此，我們大家可專心於版面的革新與內容的充實。後來現任大華晚報總編輯的薛心銘來梧州任編輯主任，少年老成，下題極好。張學勤來任主筆，我一週可只寫兩篇社論了，他寫三篇，中央供給兩篇。外無敵手，內有強

將，大可高枕無憂。經濟情況既好，頗有餘資，籌了二付新聞字，全付標題字。

梧州版改爲廣西中央日報，由中央派員充任，並且悶聲不響的到了，埋頭做報，對地方的事情毫不留情的批判。每逢中央有關部會來桂視察抵梧的大員，我們必提出意見。廣西四大商埠桂、柳、邕、梧的警察局直屬省府，與行政督察專員平權，在民團指揮部方面，專員兼指揮官，局長兼副指揮官。梧州警察局局長盧英龍爲粵、桂兩江的好漢，徒弟遍佈各地。我們也指斥其禁烟禁賭，取締娼妓不力，尤其是廣西特有的風化區特察里（即水上妓女戶）爲罪惡的淵藪。由是引起省府和地方當局的注意。但我們始終堅守的原則是言必有據，攻堅不攻弱，多提積極性的建議，少作消極性的批評，捧好人，罵惡胚。中央給我們的原則是不可引起中央與地方當局的隔閡，不可介入地方派系。我們幾個年輕人，還多少有些此報格局太小，無何大作爲的觀念，與其默默無聞，倒不如光榮的失敗，回重慶去。所以大胆放手的去幹。是年五月，省主席黃旭初回原籍容縣（著名的沙田柚產地）省親，路過梧州，我們以中國國民黨黨員的身份請黃中央委員旭初吃飯，他見了我們這群傻幹的小伙子，似乎也就釋然於懷了。

正幹得有聲有色，與高彩烈的時候，晴天霹靂，戰火已自湘境延及桂東，日寇要打通大東亞交通線，分三路進兵。湘桂路撤退的慘劇演出了，打破了我們遷桂林出報的好夢。桂省在中央服務的軍人本亦傾向「焦土抗戰」的。因長沙大火，焦土抗戰這一不祥名詞已沒有人

再喊了。廣西人萬料不到可以焦他省之士，抗我們之戰的戰火，會延燒到桂省境內的，於是大叫「空空清野」。桂、柳失陷後敵騎已越宜山指向獨山，循黔桂路北犯，一路自都城、肇慶越容縣，取貴縣，攻南寧，企圖與柳州南下的敵軍會師賓陽，一路自郴州迫八步、賀縣攻梧州，支援繞道桂平的敵軍。梧州專員公署於九月十日起，每天舉行軍事會報，討論如何空室清野，惟獨未邀我報參加，其用心是顯然可知的。我們只有自己設法。盧英龍派警察給我們封到三隻大民船，廿六日晨敵機來梧州上空散傳單，定九月十九日入城叫老百姓「歡迎」他們。這一來大小機關都上了船。我們發現中央銀行梧州分行要撤退，我們尚有卅萬元存款未提，我同謝開傑追上輪船提回，這才放心。十七日決定分一半器材和紙張由董品禎率領一半員工、經費和全體眷屬溯西江去南寧，我和謝開傑、薛心銘留梧州繼續出報至最後一版，決定溯江北上，去昭平敵後出報。十八日晨送他們上船，妻抱着文中送我上岸回報社，我不忍回頭，淚水流模糊了我的近視眼鏡片，這是生離了嗎！他們三隻船掛上拖輪走了！

回到報社再設法找交通工具。十八日奔走了一天，毫無辦法。莫專員向我搖手，羅縣長準備下鄉打遊擊，盧局長要辦空空室清野。直到夜八時，由西江航政局找到一條可乘三百人的大拖渡，因為漏水，無人敢要，我們租下來了，拖到離工廠相近的桂林路碼頭，分批搬入各項物料。當晚還編印了十九日的四開報，社論題為「告別讀者」，說要易地出版。是夜滿天星斗，萬籟俱寂，連貓犬叫聲也聽不到，原來在兩廣，貓犬都是食物，帶去可以充饑。警報

頻傳，已不聞如平日跑警報者含枚沙沙疾走聲。我們也懶得走了。齊了稿，中央社的CAP廣播已播出梧州徹底疏散的新聞。我們只有收報機，無發報機，不能向中央報告行蹤。步上天臺，極目四望，只見對面的火燒山，左面的北山，尚可見隱約的火光點點，時明時滅。一夜未眠，吸完了兩包「再會吧香港」的香烟，嘴裏不知是什麼滋味。

十九日晨，洗刷後吃完稀飯，大家出去貼壁報，只有少數警察和民團士兵來看，並向我們索取若干份。雖然只印了二千份，報紙是發不出去了。八時開始，全體動手搬運機器、字架、電台、紙張及用具，至午後六時始全體上船。夜七時開船，向桂平進發。因軍事當局規定只許往西江上游走。在船上繼續收抄CAP，以免不知天下大事，當晚只抄最後兩節，因為戰訊和國際間的要聞都在此時播出。梧州果然於十九日午夜淪陷。廿一日晨到桂平。先出發的同仁尚在交涉拖輪呢？大家相見，歡忻之狀無法形容。於是把他們一起併入大船，大家痛快的吃一頓中飯。十九日的報紙，帶上桂平城，給讀者搶購一空。立即補出了廿、廿一兩天的油印報，每份五元，所得充菜金，大家動手做。

九月廿四日再溯江西上，於廿七日到貴縣。沿途仍按日出報，上岸都賣光。貴縣與南寧間有著名險惡的伏波灘，大船不能通行，改雇十條小船，於卅日開船，六天到南寧，正是中秋。南寧是桂南大城，水電俱有，馬路平坦，物價便宜，商業繁盛，交通便利，是理想的出報地點。其時中宣部以爲我們跑不出來了，得到我的電報後始來電慰勉，並由中央社播出我

們艱苦奮鬥，全師撤退，繼續出報的消息。

經「船頭會議」的結果，認為南寧仍非久留之地，敵人既然要打通大東亞交通線，只有再往西走，到桂西邊境的大城百色。從地理上得知百色處右江上游，夏、秋之季，可通小汽輪，人口有五萬，為黔桂滇三省邊境大城市，山貨與洋貨的集散地。南寧的兩家報社，國民日報和曙光報雖開茶會歡迎我們，但或明或暗的表示生怕我們在南寧出報。決定遷百色後，十條小船於十月十二日啓程，我在南寧設法搭便車先去百色。因為水路曲折，且逆水行舟，日行夜宿至少要走十天，汽車則朝發夕至。

在南寧酒店結識了桂西大亨王雲峯，係南寧國民日報社長閉樹準介紹。此人生性豪爽，仗義疏財，好客，也愛面子。數次晤面，大家都能喝幾杯，竟引為好友了。十六日，我們搭中國銀行的交通車抵百色，當夜住在王君經營的雲峯大旅社。他請我喫一餐豐富的晚餐。飯後躺在鴉片床上，要我也來一口。他又說，報社如果沒有錢，可以借「花邊」或「老開」給我，利息隨便算，三分利，以現洋計算。當天過田陽時，汽車上坡，天已黑了，兩邊有手電筒光亮閃了三下，王雲峯朝天放了三空槍，車子順利開過了。證之這晚上的舉動，王某顯然表面是地方紳士，實際是黑社會領袖。我不是到了西南邊區封建地帶了嗎？一夜睡得不很好。

(三) 百色的苦難

十七日拜訪當地的機關首長，又去見了唯一的百色日報社長張君，略知當地情形。在縣立圖書館借看了百色府誌。在銀行界和中央在百色的機構中會見了許多江、浙人，始詳知實情。此地果然不簡單。錢快用完了，房子還沒有，大隊人馬將到，百色市面沒有想像中的繁華，很難養活一家報紙，看看那可憐的四開百色日報就教人寒心！王雲峯忙着他自己的事，放馬隊販貨去滇東了，其實也幫不了什麼我所需要的忙。滙兌不通，中央無法接濟。真是日坐愁城。走來走去就只有這一條大馬路，碰來碰去就只是這些一見已熟的人。「你的報社搬到了嗎」？似乎是關切，在我聽來是萬分難過。躲在旅社剥花生米，喝三花酒，出去喫蛋炒飯，回來睡覺，看書。前線的消息很不利。報社不在，連我自己的耳朵也聾了。這樣，一事無成的浪費了十天光陰。

廿七日十條船到了，路上未受虛驚，只有工務組主任黎沛失足落水殉職，為不幸事故外，尚無任何損失。計算了各船的存錢只够半個多月全體伙食費。幸而離開南寧時每船買了一擔鹽。百色鹽貴，且易缺貨，半年的鹽可無問題，存紙亦够用半年，字盤完整，又有新鑄未用的鉛字。沒有房子，大家仍住在船上。

我只有向行政督察專員羅福康要房子。師管區副司令徐永泰為浙江溫州人，同宗，大同